



高阳书院

观星台

在华夏大地的中央腹地，嵩山如天工铸就的玉玺，盖印在天地相接的卷轴之上。这座被岁月包裹的圣山，以三皇五帝的呼吸为节拍，以二十四史的墨痕为纹路，在晨雾中舒展着铜色的脊梁，在暮靄里吞吐星河的光华。

嵩山，雄踞中原，东接郑州，西邻洛阳，南临颍水，北依黄河。其自然景观也鬼斧神工，72峰，峰峰有典、峰峰有名，列者如屏、展者如旗，36景如画胜画；其人文底蕴也深厚醇祭，祭祀封禅、歌咏书丹，宣教传法、修庙建殿，自有“嵩山天下奥”之称。

而郑州与嵩山的渊源实在是太久，城市因山而添了伟岸的身姿；山因城市而多了烟火的暖意。郑州更是因了嵩山的“中”文化，名副其实地将“天地之中、黄帝故里、功夫郑州”作为引以为豪的城市名片。

## 五岳之央 天地之中 嵩山：华夏文明的巍峨诗篇

### 开栏的话

“让城市融入大自然，让居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建设的重要论述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。

河南省委书记刘宁寄语郑州，要融合好悠久历史和现代文明，展现新担当、创造新辉煌，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
省委常委、市委书记安伟指出，要擦亮“天地之中、黄帝故里、功夫郑州”的城市品牌，加快将郑州建设成为中华儿女的寻根之地、中华文明的朝圣之地、中华文化的体验之地、国学教育的实践之地、现代文明的创新创业创造之地。

本报联合郑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，今起策划推出【风物郑州】——“见山见水见城郭”系列报道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展现郑州的自然风貌与人文魅力，敬请关注。

### 地质奇观 36亿年的“五世同堂”

嵩山，雄峙于郑州西部，东西绵延60公里，其主体为太室山和少室山，两山共有72峰，最高峰为少室山主峰连天峰，海拔1512米。其次为太室山主峰峻极峰，海拔1492米。

太室、少室双峰对峙，宛如上古神人挥毫泼墨时滴落的浓墨，在时光的宣纸上晕染出万千气象。

嵩山历史可谓源远流长。嵩山有36亿年的历史，25亿年前，当世界上许多地方还沉浸在汪洋大海之中的时候，嵩山已经横空出世，屹立于苍茫的地球东方。五次成海、五次成陆的沧桑巨变和数十亿年的造山运动，崛起了这座伟岳凌空、峻极于天的“万山之祖”。这里，是用36亿年时光层叠而成的天然图书馆，其地层由老到新被誉为“五世同堂”；这里，每块岩石都是凝固的史诗，每道风景都是地球的年轮。

正如对郑州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化学家阎铁成所感慨的那样：当你行走在嵩山的山间小道，抚摸着那斑驳的岩石，仿佛能触摸到时间的脉络，感受到地球在漫长岁月里的风云变幻。那一道道褶皱，一条条断层，都是地壳运动的生动记录，它们见证了嵩山如何从一片汪洋大海中崛起，又如何如何在无数次的造山运动中，逐渐形成如今雄伟壮观的模样。

### 人文滥觞 文明晨曦的最初模样

嵩山脚下，裴李岗文化的陶纺轮仍在旋转，仰韶彩陶的鱼纹似乎在月光下游弋；观星台上的星辉依旧灿烂，温婉的月光似乎可以投射在龙山文化的黑陶杯盏之上；汉阙上的雕刻画像仍旧栩栩如生，女子蹴鞠的笑声似乎在耳边荡漾……

当我们把目光从嵩山的地质奇观转向它的人文历史，会发现这里同样是一座文化的宝库。

早在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氏族过渡的旧石器时代，华夏祖先就在此繁衍生息，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存，荥阳织机洞遗址、巩义神南沟遗址、滎阳织机洞遗址、巩义神南沟遗址、登封君召遗址等都是其重要代表。

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，这里孕育了著名的裴李岗文化、大河村文化、仰韶文化等。嵩山新石器

### 诗意徜徉 水墨丹青的千年长卷

当李白的月光浸透玉女峰，王维的秋山染红少林溪，这座山便成了诗的砚台。

游览嵩山，总让人流连忘返——这里，不仅有72峰的各自精彩，不仅有36景的目不暇接，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让你脚下的每一步，似乎都踩在了音律之上、诗行之间。

“嵩高维岳，峻极于天。维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。”《诗经·大雅·嵩高》缓缓吟唱，短短数语将嵩山的雄伟高峻以及其神圣的地位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到了唐代，名山遇到世人，便凝结成了诗行，流传千年。那时的月光穿过云层落在嵩岳的肩膀上，诗意如月光，洒落一地。

时代遗址数量之多和分布之密为全国之冠。

在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中，嵩山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相传，上古时期的黄帝曾在此活动，最终统一了华夏部落，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基础。在黄帝的带领下，以嵩山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，成为当时农耕文明最发达的地区。

此后，夏朝的建立也与嵩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据史书记载，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曾在嵩山治水，他带领民众疏浚河道、治理洪水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平息了水患，为百姓创造了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。大禹治水的传说至今不绝于耳，而嵩山则成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。

更别谈，因嵩山地位显赫，更成了帝王巡游祭祀祈福的胜地。从汉代开始，记载有具体时间到嵩山祭祀或遣使祭岳的帝王有64位。其中亲至者有汉武帝、东汉光武帝、北魏孝文帝、唐高宗、武则天、清乾隆帝等。据载，武则天一生中有8次游祭嵩山。嵩山脚下的嵩阳县改为登封县，阳城县改为告成县，以示其“登嵩山”、“封”中岳、大功告成。现如今，“武则天金简”作为其亲历嵩山的实证，静静地躺在河南博物院，已然成为镇馆之宝之一了。

更别谈，这里还是儒释道三教的重要发源地。在少林寺钟楼前伫立着的“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”，儒释道作为中国传统三大宗教如此和谐地占据一碑之上。正如国学大师文怀沙认为，嵩山集儒学圣地、道教之源、禅宗祖庭、武林盟主于一体，值得我们抬头仰视。

再后来，嵩山在历史中的地位更为重要——

周公在阳城测得了地中，登封告成的周公测景台和地胆石，被人们称为“天心地胆”。于是，这个“中”字华丽登场，才有了中国、中华、中央、中州、中原之称。

观星台门前的照壁上，至今仍有一块清代石匾“千古中传”；少林寺山门前东牌坊的对联也依然在望“地在天中，四海名山为第一”；心传言外，十方法教是初元”。而郑州，也因此实证，底气十足地将“天地之中”作为城市名片，其自豪感溢于言表。

更别谈，因嵩山地位显赫，更成了帝王巡游祭祀祈福的胜地。从汉代开始，记载有具体时间到嵩山祭祀

“草堂近少室，夜静闻风松。月出潘陵尖，照见十六峰。”那时的月光，给了尚未成名的岑参诸多安慰，那年少林寺的钟声，陪伴着岑参的晨读夜诵，多年后，他横刀立马，在边塞挥斥方遒。

白居易，本就是郑州人，对于故乡的嵩山，自有更深的情感。他写《送李滁州》：“君子觉路深留意，我亦禅门薄致功。未悟病时须去病，已知空后莫依空。白衣卧疾嵩山下，皂盖行春楚水东。谁道三年千里别，两心同在道场中。”

北宋的范仲淹自带豪气，他登临峰顶，豪情万丈“不来峻极游，何能小天下？”将中岳嵩山的峻极之美写到极致。

明代性灵派大家袁宏道的“客程行尽太行山，又见嵩高紫翠间”，短短两句，便有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味道。

清初大儒顾炎武在《嵩山》一诗中写道：“位宅中央正，高疑上界邻。石开曾启启，岳降再生申。老柏摇新翠，幽花茁晚春。岂知巢许窟，多有济时人。”“中央正位”的地理定位与“石开启圣”的史前传说相映成趣，将自然地理升华为文明坐标。

还有杜甫、孟浩然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程颢、程颐、苏轼……所行之处，诗意盎然。当这些诗篇在时光长河中交相辉映，嵩山已超越地理概念，化作中国人不断书写的文化主题。

### 揽胜嵩山 镌刻华夏文明的精神图腾

所以，嵩山揽胜，自古有之。爱上嵩山的理由实在太多了——

这里有自然之美——“嵩门待月”，月出嵩门，银月西斜，山间清风袭面，让人不由得有“嵩门待月不忍归”之感；“少室夕照”，每逢日落，余晖从山间泄下，像万条金线倾洒，山岚明灭，置身其中，“平生此胜游”；“嵩阳洞天”，茂林修竹、山泉遍布，风过沟底、竹摇水唱，“一任人间岁月迁”；“少室晴雪”，雨后初晴，伫立于石板远眺，可见青山中因石点头反光而闪烁一片银光，“一峰晴见一峰雪”……

这里有动人传说——东汉三阙的画像砖上，凝固着儒道交融的早期形态；嵩阳书院千年古柏下，程颢程颐重构儒学宇宙观，将理学之光播撒九州；少林寺的晨钟暮鼓中，菩提达摩面壁九载，将禅宗心法融入武学经脉，创造出“禅武合一”的文化奇观；中岳庙的琉璃瓦当下，道教建筑沿着“天地之中”的中轴线次第铺展，将“道法自然”的哲思凝固成建筑的诗行。还有，阳城冶铁遗址的炉渣，诉说着战国时期“天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”的冶铁传奇；登封观星台上，郭守敬丈量出的“四海测验”基准点，不仅确立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高度，更标注着古代科技文明的地理坐标。

立于嵩岳之巅远眺，但见七十二峰犹如文明的等高线，勾勒出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图谱。这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“天地之中”，更是文化基因的母体，在每一次历史潮汐的冲刷中，始终保持着文明原乡的恒定与庄严。

听，当风吹山松入耳，当少林钟声响起，这是属于整个华夏民族的文明乡愁，在嵩山的奇峰峻岭间永恒回响。

本报记者 李娜 李晓光/文 马健 李焱/图

山与城